

母亲

年少归家,盼的是假期;如今回乡,念的是母亲。每次回去,她总是静静地立在门口,默默等我归来。

岁月辗转,我也成了母亲,才慢慢察觉母亲身上悄然的改变。每当我对着孩子厉声说教,为课业琐事焦躁动气时,母亲总会轻声劝阻:“不必太过严苛,孩子的灵性,要好好护着。”就连视频里见我急躁训娃,她也温柔宽慰:“他们还小,慢慢教就好。”寥寥数语,总能抚平我心底的浮躁。

她现在的包容,软得像春日的暖阳,好像能接纳孩子所有的懵懂与莽撞。可每当我望着她眼角渐深的皱纹,那些藏在童年里与她斗智斗勇的往事,就会蓦然涌上心头,清晰得就像发生在昨天。

小时候,家里的电视机放在母亲的卧室里,那是我心心念念的奢望。母亲

不许我多看电视,每次出门,都会把卧室门锁得死死的。可孩童的好奇心,哪里抵得过电视里的诱惑。记得有一次,趁她不在家,我盯着卧室门上那扇小窗,忽然动了歪心思。我索性拆下阳台那根老旧粗实的晾衣竹竿,费了浑身力气,小心扛在肩头,慢慢挪到卧室门口。又搬来凳子垫高身子,费劲地将长竿顺着窗缝伸进去,一心盼着能用杆头碰到电视开关,悄悄看上片刻。

谁知手一抖,竹竿直直掉进了卧室,发出一声闷响。我扒着小窗,望着那根够不着的竹竿,一下子慌了神,满心都是怕被母亲发现的惶恐。可母亲推门回来,看到这一片狼藉,竟没有厉声斥责,只是满脸无奈,哭笑不得。

从那以后,母亲的“防备”更加细致了。她会悄悄查看电表度数有没有变

化,会伸手摸摸电视机后盖烫不烫,用这些笨拙又认真的方法,和我暗暗较劲。我斗不过她的严厉,索性放弃了看电视,转而抱着收音机,听里面的故事和歌声,打发童年的时光。

那时候总觉得,母亲的爱带着棱角,藏着不容商量的严苛。我不明白,她为什么不肯多给我一点“自由”,非要在这些小事上跟我斤斤计较。

直到自己扛起为人母的责任,才惊觉:我对孩子的呵斥与严苛,对他们作息、玩乐的细致管束,竟处处都是母亲当年的模样。原来,那些刻在骨子里的教养方式,早已在岁月流转中,成了我不自知的本能。

我常常对着月色想,这到底是人们常说的“隔代亲”,还是岁月让母亲慢慢老去,也让她终于在时光里学会了如何

温柔地对待孩子?

或许,母亲从来都没有变过。她当年对我的严苛,是为人母的期许与责任,是盼我成才、怕我走弯路的牵挂;如今对孙辈的包容,是历经半生沧桑后的通透,是看尽世事繁杂后,只想留给孩子们最纯粹的温柔。

原来所谓母爱,从来都是一场随着时光不断沉淀的深情——从严苛到温柔,从期许到包容,不过是换了种方式,把最深的爱,藏进岁月的点滴里。而我,在母亲的爱里,从孩童长成人,也终于在岁月的轮回中,读懂了她所有的付出与深情。

爱有千万种模样,唯有母亲的爱,始终如初,从未更改。

(刘寒婷)

探母

曹倩敏

归来探母正春深,
一碟青蔬卧暖金。
旧灶台前寻旧味,
新缝衣上认新针。
当时只道寻常事,
此际方知意味深。
莫待节来空问讯,
人间最怕对空斟。

致我的母亲

卞彩君

岁月悄悄染白了您的鬓发,
时光缓缓压弯了您的双肩。
您把温柔揉进三餐烟火中,
把牵挂藏进每一句叮咛里。

当我跌跌撞撞走向远方,
您总站在我身后,
不言不语,
却始终是我回头就能望见的灯火;
您用最柔软的目光,
把勇气悄悄渡进我脊梁。

当我学会了奔跑,才明白——

这世上最有力的支持,
不是替我挡尽风霜,
而是风雨来时,您站在我身旁,
一步也不曾退让;
予以我奔赴远方的勇敢,
予以我直面风浪的坦荡。

母亲节,我想轻轻对您说:

“妈妈,谢谢您!”
您无声的陪伴和坚定的守护,
是我此生最重、最暖的礼物。

您是我此生,最安稳的港湾,
也是我一生的,最温暖的光。
谢谢您用一生的爱,
护我岁岁年年,安稳平安。

致我的“小女孩”母亲

五月的风裹着浅夏的温柔,漫过窗台,也漫过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。在这个专属于母亲的日子里,我想写写我的母亲——那个既有着女强人锋芒,又藏着小女孩心性的伟大母亲,把所有的爱,都给了我这个叫乐乐的女儿。

我的母亲,从来都不是传统意义上“贤妻良母”的模样。她独立、果敢,是旁人眼中不折不扣的女强人,凭自己的能力把日子过得丰盈而通透,从不需要依附任何人,便能给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她不喜欢繁琐的家务,总说与其把时间耗在琐碎里,不如活得自在随心,可这份“不将就”,在我回家的那一刻,总会悄悄妥协。

每次我提前告知要回家,她总会放下手头的事,笨拙却认真地把我的房间收拾干净,将床单被子一一洗净、晒干,再小心翼翼地铺平整,连边角都捋得服服帖帖,仿佛这样,就能把所有的温柔都铺进我归巢的时光里。厨房里,那个平日里连锅铲都很少碰的人,还会特意系上围裙,下厨做我最爱的黄椒青椒炒牛肉——黄椒切得均匀,青椒脆嫩爽口,牛肉腌得入味,火

候拿捏得刚刚好,翻炒间,鲜香便漫满了整个屋子。入口时,牛肉的嫩、黄椒的鲜、青椒的脆,裹着淡淡的酱汁,每一口都是刻在骨子里的熟悉与偏爱。她一边看着我吃,一边轻声说:“外面的饭菜再精致,也不如家里的合胃口,你多吃点。”一句简单的话语,藏着她从不言之于口的温柔。

最让我动容的,从来不是她给我的物质陪伴,而是她教导给我的精神自由。外婆曾教她,女人要相夫教子,勤劳持家,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,可她却从未把这些束缚,强加在我身上。她常对我说:“乐乐,你过好自己的人生就好,我不把任何想法灌输给你,你有自己的意志,该为自己而活。”她不要求我优秀,不催促我前行,甚至不干涉我的选择,她最大的心愿,从来都只是我能平安、快乐,一如我的小名,岁岁皆乐。

她爱我,毫无保留,不求任何回报;我念她,不只是孩童对母亲的依赖,更是跨越岁月的懂得与深深的眷恋。去年母亲节,我送了她一束花,本以为向来沉稳的她,只会淡淡地收下,却没想到一向不爱

动手的她,竟特意找了材料,亲手做了一个花瓶,小心翼翼地把花养起来,然后一张张拍给家里的每个人看,语气里藏不住的欢喜,像个得到心爱玩具的小女孩,骄傲地炫耀着女儿送给她的礼物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女强人只是她的铠甲,骨子里,她也渴望被爱、被惦记,也会因为一份小小的惊喜,满心欢喜。

今年的母亲节,我依旧提前订了一束花,就像去年那样,想再看看她眼里的光,想告诉她,她不仅是我的母亲,是为我遮风挡雨的女强人,更是我最疼爱的“小女孩”。

原来,母爱从没有固定的模样,它可以是女强人笔下的果敢,也可以是小女孩眼里的欢喜;可以是不擅家务的坦荡,也可以是为我挽袖烹羹的温柔。谢谢您,我的母亲,感谢您用不被定义的爱,让我学会为自己而活,感谢您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我,往后余生,换我多爱您一点,护您岁岁欢喜,一如您护我长大。

(陈书妮)

立夏:万物并秀,初夏初长

春雨收梢,暖风渐起,当枝头的绿意褪去青涩,变得浓郁深沉,立夏便踏着温柔的脚步,悄然而至。这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七个节气,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,标志着烂漫春日正式落幕,热烈而丰盈的盛夏,从此拉开序幕。

立夏时节,天地间全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盛景。告别了春日的繁花似锦,草木褪去柔婉,迎来肆意生长的蓬勃。路边的梧桐枝叶舒展,撑起片片浓荫;田间的麦苗拔节向上,孕育着丰收的希望;池塘里的荷叶悄悄舒展,挨挨挤挤铺满水面,偶有蜻蜓立在尖尖荷角,勾勒出独属于初夏的灵动。阳光不再似春日那般轻柔,多了几分明朗与热烈,洒在葱郁的草木上,折射出透亮的光芒,连风都带着暖暖的温度,拂过脸颊,满是惬意与舒爽。

白昼渐长,夜渐短,时光在立夏这天,悄然放慢了匆匆的脚步。古人云:“立夏,四月节。立字解见春。夏,假也,物至此时皆假大也。”万物至此皆已长大,山川湖

海,草木虫鱼,都在尽情汲取阳光雨露,朝着繁盛生长。田野里,农民开始忙碌起来,除草、灌溉,俯身耕耘,用汗水浇灌希望,期盼着秋日的累累硕果,这份辛勤劳作,正是对夏日最好的回应。

立夏不仅有如画美景,更藏着独有的民俗温情。民间素有“立夏尝新”的习俗,樱桃、青梅、蚕豆,带着新鲜的汁水,成为餐桌上的时令美味,一口下去,满是初夏的清甜。还有“立夏称人”的传统,人们在这天称量体重,期盼夏日平安康健,褪去疲惫与消瘦,简单的习俗里,承载着对生活的美好期许。

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,立夏是承前启后的时节,它告别了春日的萌芽,开启了夏日的盛放。这世间万物,都在以最昂扬的姿态,奔赴属于自己的成长。于我们而言,立夏亦是一份提醒,告别春日的慵懒与彷徨,趁着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,收拾好心情,以饱满的热情奔赴生活,在时光里深耕,在岁月中成长。

夏日的序章,始于立夏。没有盛夏的酷暑难耐,只有恰到好处的温暖与明媚,万物并秀,生机盎然。愿我们都能在这初夏时节,心向暖阳,不负时光,在慢慢长大的岁月里,收获属于自己的蓬勃与希望,让每一分努力,都如夏日草木般,肆意生长,向阳而生。

(郑文贤)

